

国内外社区花园现状与研究趋势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Gardens: Global Status and Research Trends

朱春玲 耿荷芳 奉树成*
ZHU Chunling GENG Hefang FENG Shucheng*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上海 200020)
(Shanghai Municipal Landscape Management and Guidance Station, Shanghai, China, 200020)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10-0085-10
DOI: 10. 12193/j. laing. 2025. 10. 0085. 01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5-06-23
修回日期: 2025-08-25

摘要

在全球城市化背景下, 社区花园作为重要的绿色空间, 对促进社区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具有独特价值。为解决国内社区花园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居民自发参与不足、后期维护可持续性差等问题, 基于 CiteSpace 对 Web of Science 和 CNKI 数据库的文献分析, 结合纽约、新加坡、上海和深圳的典型案例分析, 系统探讨社区花园的研究热点、趋势和实践经验。研究发现: (1) 社区花园概念存在区域差异, 但均具备公共空间属性、集体参与和协同治理三大特征; (2) 研究热点呈现时空分异, 发达国家侧重生态服务与公共健康, 国内聚焦城市更新与社区教育; (3) 成功案例普遍采用“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协同治理模式, 并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基于这些发现, 从治理创新、功能优化和标准完善、居民能力提升、共享机制完善、特色景观营造、后期养护管理等方面提出社区花园的提升策略, 为高密度城市社区花园的长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社区花园; 文献研究; 对比分析; 公众参与; 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As a vital element of urban green spaces, community gardens exemplify distinctive significance in augmen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refi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bolstering social cohesion. To address prevalent challenges such as limited resident participation and inadequate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China, this study utilized CiteSpace softwar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literature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databases, thereby identifying key research trends and insight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gardens. It also examined representative community gardens in New York, Singapore, Shanghai, and Shenzhen to identify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encountered challeng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definition of community gardens exhibited regional variations, yet maintained thre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 public spac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2) Research hotspots exhibited distinc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primarily concentrating o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public health promotion. In contrast, China prioritized urban renewal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3) Successful community gardens predominantly employed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government - social organizations - residents”, and also established robust mechanisms for co-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garde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ance innovation, function optimization and standard improvement, resident capacity enhancement, sharing mechanism improvement,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creation, and post-maintenance management. These recommendations provided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ardens.

Keywords

community garden;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ative analysis; public particip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朱春玲

1970 年生/女/上海人/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绿化技术研究与管理

耿荷芳

1989 年生/女/湖北襄阳人/博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绿化技术研究

奉树成

1966 年生/男/湖南娄底人/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绿化与园艺研究与推广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shucheng_feng@126.com

基金项目: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科研专项“口袋公园品质提升的关键技术研究”(编号: G240507)

在全球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扩张导致自然生态空间不断被挤压，并引发热岛效应加剧、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1]。为应对这一挑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第11项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住区”^[2]，而中国提出的“公园城市”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则进一步强调了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3]。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多维度、高效地利用城市存量空间，提升绿地系统的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重要议题^[4]。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s）作为一种小尺度、低成本、高参与度的绿色空间形式，近年来在国内外城市更新中受到广泛关注^[5-6]。它不仅具有一定的环境和生态效益，还能有效促进居民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7]，在环境教育、居民身心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8]。

然而，尽管社区花园在实践层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其理论研究和系统性规划仍然滞后。首先，社区花园的概念界定尚未统一，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对其功能定位存在差异^[9]。其次，社区花园的建设和管理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尤其是在生态效益评估、社会影响分析、长效运营机制等方面研究仍有不足^[10]。此外，中国社区花园的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多数项目依赖政府、社会组织等推动，居民参与度呈“前高后低”趋势，部分项目出现“建而不管”的现象，可持续性较差^[11]。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比较法，对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综述，探究社区花园的研究热点和趋势。同时，结合美国、新加坡、上海、深圳等地的典型案例和突出问题，探讨社区花

园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社区花园的建设和维护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建议。

1 社区花园的概念

1.1 社区花园的起源与发展历史

社区花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萌芽期^[12]，在这一历史阶段，英国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的推进导致传统公地（commons）制度的瓦解，大量失地农民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13]。作为应对措施，部分具有改革意识的地主开始将私有土地划分为小块出租，由此形成了早期的“份地花园”（allotment gardens）制度^[14]。与此同时，快速工业化进程催生了城市地区的“几尼花园”（guinea gardens）现象，表现为产业工人自发组织利用城市边缘闲置土地开展种植活动^[15]。1907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分配地法案》（*Allotments Act*）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法案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地方政府为劳动人口提供社区花园的法定责任，标志着农村份地花园与城市社区花园两种模式的制度性融合，奠定了现代社区花园治理体系的基础^[16]。美国社区花园起源于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时期，其发展轨迹呈现出救济贫困与社会控制的双重特征^[17]。1893–1897年经济萧条期间，底特律市长Hazen S. Pingree实施的“土豆地计划”（Potato Patches Plan）具有开创性意义：通过系统规划430英亩城市闲置土地，划分为0.25 ~ 0.5英亩的生产单元，为945户失业家庭提供生计支持^[18]。该模式随后被15个主要城市效仿，形成美国首次社区花园运动浪潮。然而，早期实践存在土地权属、空间分布和管理理念等方面的制度缺陷^[19]，导致社区花园运动在20世纪初趋于式微，但其确立的“生产性公共空间”理念对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区花园进入快速发展期，其战略价值得到空前突显^[20]。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130万城市园丁通过社区花园有效缓解了潜艇封锁导致的粮食危机^[21]。美国“国家战时花园委员会”（National War Garden Committee）发起的“胜利花园”（victory gardens）运动（1917–1919年），通过爱国宣传动员500万民众参与，1918年产出价值5.2亿美元的农产品，有效支援了前线供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模式达到顶峰，1944年美国“胜利花园”贡献了全国40%以上的新鲜蔬菜产量，波士顿等城市甚至将公共绿地改造为临时菜园。这一特殊时期不仅强化了社区花园的经济功能，更完成了其社会形象的重塑——从贫困救济项目转型为公民爱国实践载体^[14]。战后，以波士顿芬威胜利花园（Fenway Victory Gardens）为代表的成功案例，通过建立专业化自治组织和争取政治支持得以保留，实现了从临时措施向可持续社区资源的转型，为当代社区花园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22]。

20世纪70年代，社区花园发展进入现代制度化阶段^[23]。1978年美国社区园艺协会（The American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 ACGA）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性社区花园网络的形成^[22]。进入21世纪后，社区花园已发展成为现代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也演变为“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公共绿地空间，功能涵盖蔬菜种植、花卉栽培、社区公共活动等多个维度^[24]，呈现出服务对象多元化（涵盖特殊群体）、空间分布差异化（从低收入社区到高档社区）和组织形式多样化（市政项目、非营利组织和社区自治）等多种特征^[25]。

1.2 社区花园的概念辨析

尽管目前社区花园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

越普遍，由于各地社区花园的空间配置、规模大小、区位特征、治理模式和功能定位等存在差异，目前社区花园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共识^[26-27]。ACGA对社区花园的定义比较宽泛，指由一群人共同耕种的任意一片土地，具备两个本质特征：一是依赖社区自主管理与慈善/市政资助相结合的运营模式；二是能体现互助共享的社会价值^[28]。德国的社区花园更强调行政协作，主要特征为：一是组织架构高度系统化；二是花园内普遍建造装饰性小屋和强调家庭集体使用；三是实行严格的空間管理规范，包括强制规定种植比例等细则^[29]。澳大利亚将社区花园定义为一种以集体合作的方式分享资源、食物和知识并进行园艺活动的空间，参与者通过有组织的城市农业实践和对城市地块的系统规划利用，实现食物或花卉的生产功能^[27]。新加坡社区花园的定义也较为宽泛，指社区居民以个人分配或公共花园的形式进行自然相关互动的空间^[29]。中国社区花园的研究起步较晚，更加强调社区空间建设、公众参与和种植活动^[11]。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社区花园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态，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维度：在权属关系上，区别于私人庭院花园 (backyard gardens) 的个体所有权，更强调公共属性；在运营模式上，不同于商业化城市农业 (urban agriculture) 的营利导向，更强调非盈利性；在治理机制上，更强调社区居民的集体参与和协同管理^[30-31]。这种独特的治理模式使社区花园在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社区居民身心健康、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32-33]。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社区花园是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前提，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和协同管理的园艺活动空间，具备较强的公共属性，具有选择灵活、空间尺度小、公众参与高、一定的复合功能和可持续性等特征。

2 国内外社区花园的研究现状

2.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进行系统性文献分析，数据来源于CNKI和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文文献以“社区花园”或“社区农园”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25年5月12日），手动删除主题不明确、与“社区花园”主题无关的文献后，保留2009年及以后的397篇有效文献；英文文献以“community garden”或“community gardens”为主题词，限定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语种为英语（检索时间：2025年5月14日），最终获取2008年及以后的1 292篇文献用于分析（2008年以前每年的发文量不足10篇）。所有文献均经过两位研究者独立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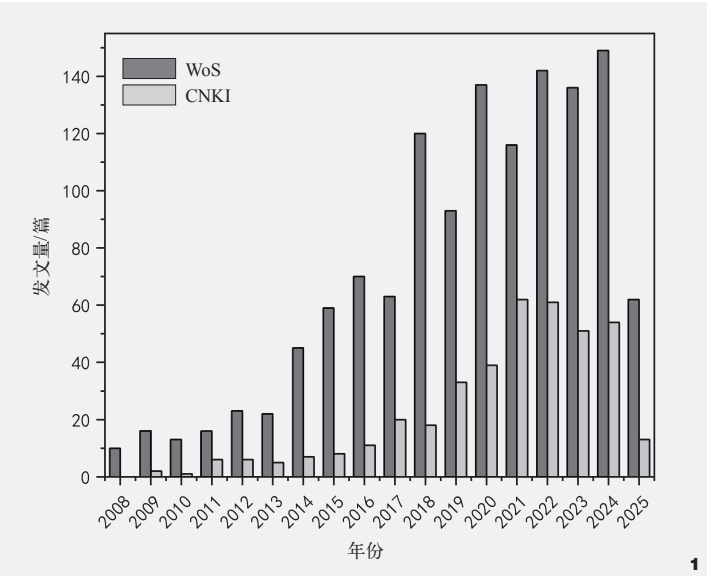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外社区花园相关研究的发文量分析
Fig. 1 The research publication numbers of community gardens on CNKI and WoS

选，确保研究样本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后续分别对中英文文献进行研究机构与国家、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关键词突现等分析，时间切片设置为一年，g-index中scale factor k调整为15。

2.2 研究机构与国家分析

从研究发展趋势来看，自2008年以来，国内外关于社区花园的学术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图1）。这一趋势与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背景下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关注度提升密切相关。通过对WoS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美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产出占据主导地位，其发文量占全球总量的39.7%（截至2025年），研究影响力（以引用量计）也显著领先于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紧随其后，分别贡献了9.8%、8.7%、7.8%、7.6%和4.3%的研究成果（图2-a），中国贡献的研究成果占4.0%。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与这些国家社区花园的发展历史相关——美国社区花园历史悠久，居民参与度高，且有ACGA等公益组织推进社区花园建设、发展和管理^[34]。

基于CNKI数据库的机构合作网络分析显示，中国社区花园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地域集中特征，其中以上海地区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刘悦来团队所在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及上海四叶草堂是社区花园的主要研究团队，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的学术引领者（图2-b）。该团队自2017年以来累计发表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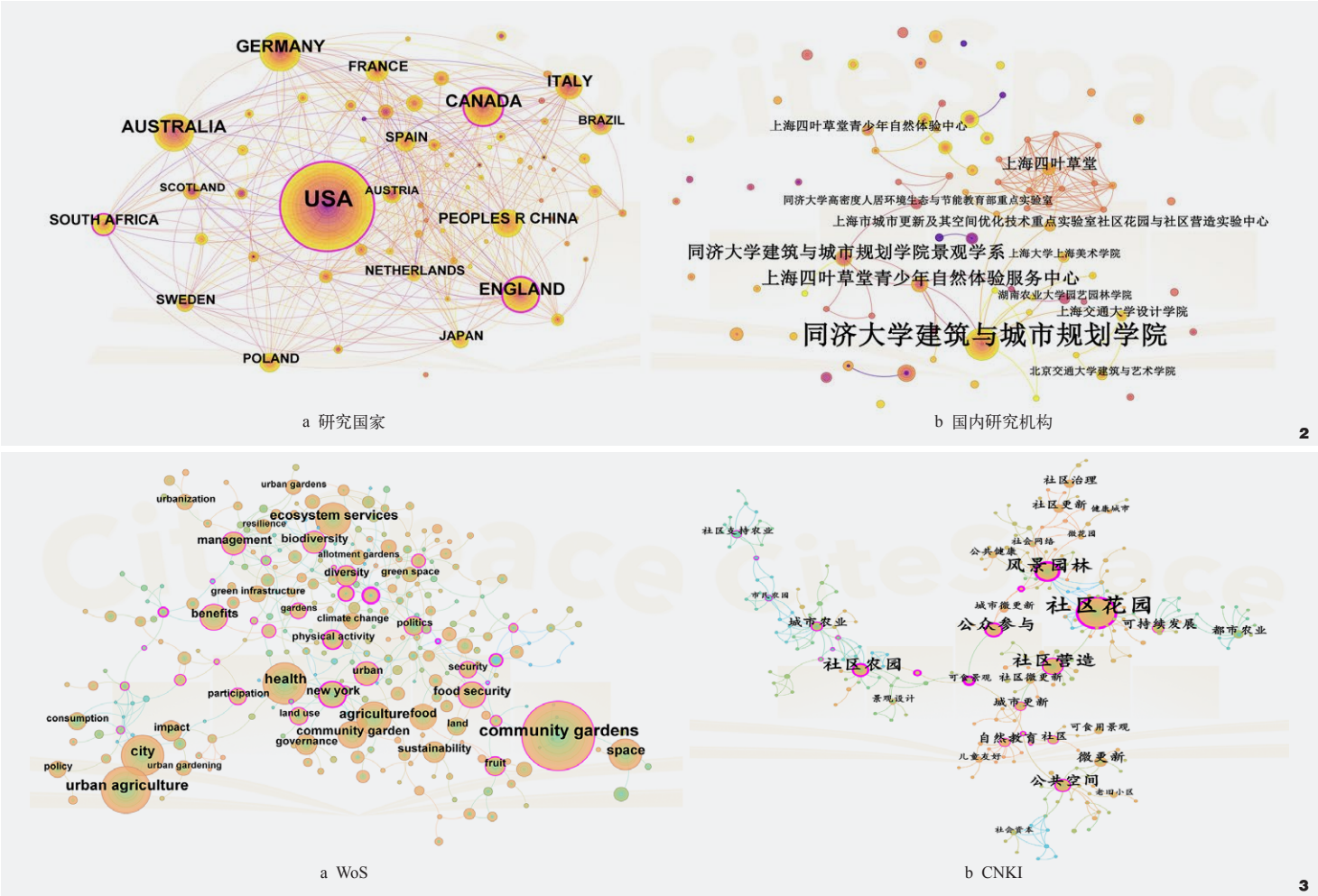


图2 研究国家和机构分析
Fig. 2 The analysis of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图3 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分析
Fig. 3 Analysis of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keywords

论文58篇，占国内高质量研究成果的14.6%，其研究特色在于将社区营造理论与城市更新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空间设计—参与式社区规划与协同治理—社会设计”协同治理模式，推动参与式规划和社区自组织景观建设^[35-37]。

2.3 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作为学术论文核心内容的凝练表征，其共现网络分析能够有效揭示特定研

究领域的热点分布与演进趋势。在CiteSpace中以“关键词”为节点类型，可以通过计量统计方法分析关键词的共现频次及关联强度。结果显示：在国际研究领域（WoS数据库），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community gardens”（频次=583）、“urban agriculture”（281）、“health”（235）、“city”（226）、“agriculture”（157）、“ecosystem services”（151）、“space”（150）、“community garden”（111）和“food security”（100）等，共形成298个节点和1 919条连接线，网

络密度为0.0434（图3-a）；在国内研究领域（CNKI数据库），核心关键词则集中在“社区花园”（117）、“风景园林”（41）、“社区营造”（35）、“社区农园”（29）、“公众参与”（28）、“公共空间”（18）、“微更新”（14）、“自然教育”（12）、“可持续发展”（11）和“城市农业”（11）等，共生成277个节点和565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0148（图3-b）。

2008年以来，社区花园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交叉特性，研究主题分布广泛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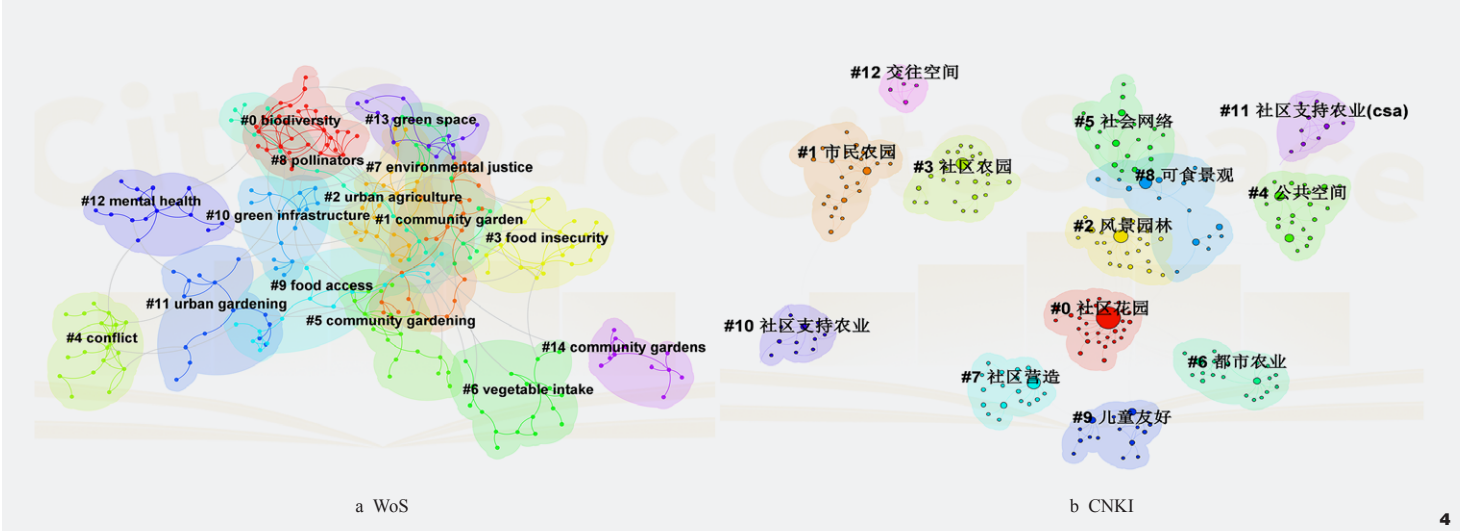


图4 关键词聚类分析
Fig.4 Keywords clustering analysis

关联紧密，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知识网络体系。国际研究更侧重社区花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健康效益，强调社区花园的跨学科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而国内研究更倾向于规划设计与社区参与的协同机制探索，更关注空间更新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关系^[38]。

2.4 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社区花园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与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绘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结果显示，国外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维度：(1) 生态维度 (#0 biodiversity、#8 pollinators、#10 green infrastructure)；(2) 健康与福祉维度 (#6 vegetable intake、#12 mental health)；(3) 社会公平维度 (#3 food insecurity、#7 environmental justice、#9 food access)；(4) 空间规划维度 (#2 urban agriculture、#11 urban gardening、#13 green space)；(5) 社区治理维度 (#1 community garden、#4 conflict、#5 community gardening) (图4-a)。相较而言，国内研究则集中在不同的维度：(1)

空间设计维度 (#2 风景园林、#4 公共空间、#12 交往空间、#8 可食景观)；(2) 社区治理维度 (#7 社区营造、#5 社会网络)；(3) 农业经济维度 (#6 都市农业、#10 社区支持农业、#11 社区支持农业(CSA))；(4) 特定群体服务维度 (#9 儿童友好) (图4-b)。

基于关键词聚类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国内外社区花园研究的差异化知识结构与主题聚焦，突显了社区花园研究在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发展路径。国际研究侧重社会—生态系统的整合，强调社区花园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综合效益，而国内研究更关注社区花园的空间形态与社会治理机制的协同创新，但对生态服务功能和健康促进效益的探讨相对不足。

2.5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分析可以揭示社区花园研究领域的动态演进趋势，突现强度则直观反映各时期的研究热点变化。基于WoS数据库的分析显示，国际研究前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早期(2009–2015年)聚焦于“环境效益”(environment, 强度=3.61)和“健康促进”(nutrition, 4.4; obesity, 4.11)；中期(2015–2019年)转向“生态管理”(land, 5.03; biological control, 3.79; conservation, 3.51)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4.26)研究；近期(2019年后)则重点关注“心理健康”(public health, 6.84; stress, 3.9)和“城市绿化”(urban greening, 4.43)等新兴议题，并出现“重金属污染”(heavy metals, 3.65)等环境风险研究(图5-a)。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分析显示，中国社区花园研究的演进轨迹主要有以下阶段：初期(2011–2017年)强调农业经济功能(城市农业, 2.53; 社区支持农业, 3.62; 都市农业, 3.61)；中期(2017–2020年)注重“空间设计”(景观设计, 1.71; 可食景观, 1.27)和治理机制创新(多元参与, 1.44)；近期(2020–2025年)则形成“城市更新”(社区微更新, 1.91; 社区, 2.12; 公共空间, 1.63; 老旧小区, 1.26; 城市更新, 1.5)、“健康促进”(公共健康, 1.24)和“社区教育”(自然教育, 2.24)等多维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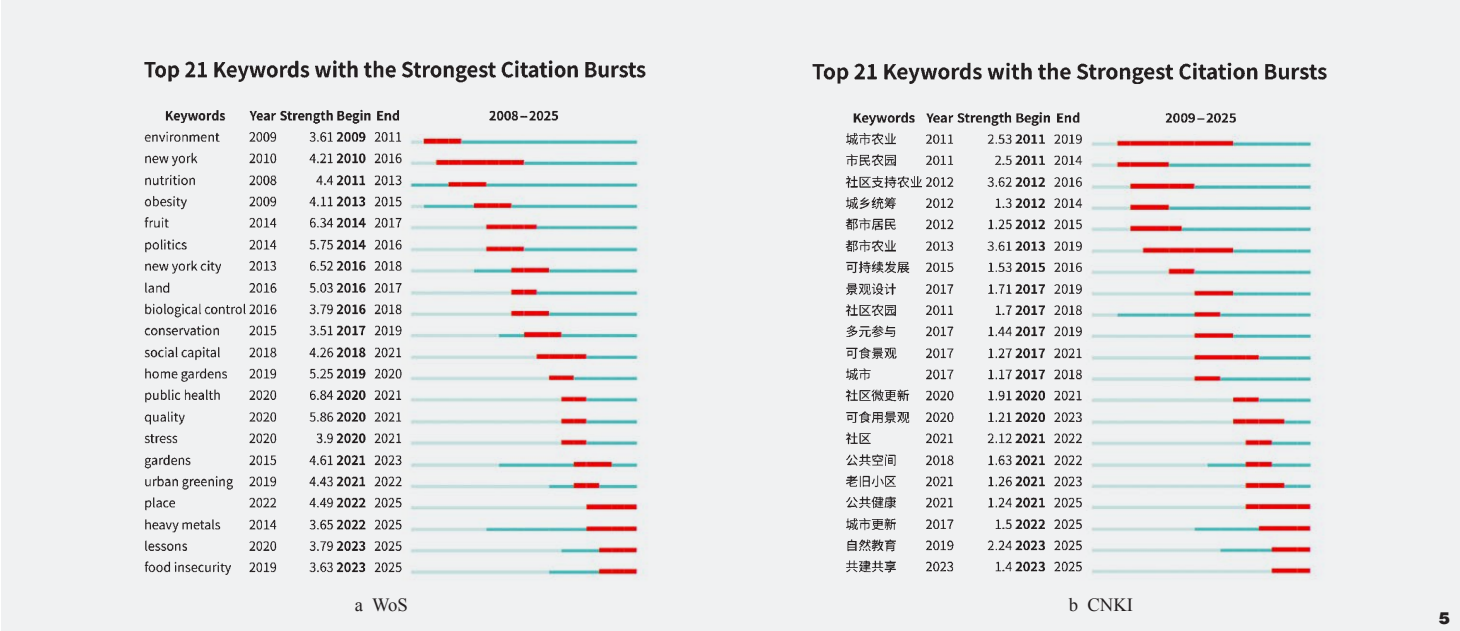


图5 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 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同的研究格局（图5-b）。

这种国内外差异化发展轨迹既反映了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共性挑战，也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需求。未来中国社区花园可构建多元价值整合体系——通过系统融入自然教育功能以强化环境认知、深化健康促进机制以提升公共福祉、突显生态服务价值以实现可持续管理，从而推动社区花园从单一功能空间向综合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转型升级。

3 国内外社区花园建设的典型案例

3.1 国外典型社区花园案例分析

3.1.1 “绿拇指”项目支持下的纽约市社区花园建设

纽约市社区花园网络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典型案例，展现出鲜明的空间分异与协同治理特征。全市共有550余个社区花园，覆盖居民参与者达2万人^[39]。其空间布局主要呈现两种范式：传统型花园多分布于街区建筑间隙地带，土地权属归属于公园管

理部门；机构附属型花园则依托高校或企业空间，形成兼具公共可达性与机构专属性的混合空间形态^[40]。在功能配置方面，这些花园系统性地整合了三大核心区域：种植区采用“私有地块（家庭自主种植）+公共地块（志愿者管理）”的双轨制设计；基础设施区配备政府提供的标准化工具与生态化设施；公共交流区则通过凉亭、长桌等要素支持多元文化活动^[34]。

在社区花园治理方面，纽约市通过“绿拇指”项目构建了政府引导、社区自治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同时融合多途径多方式的资源支持和花园活动，推动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41]（表1）。该项目在政府层面，通过与公园和娱乐部、环境保护局等市政部门的深度协作，提供土地资源调配、运营指导等政策支持，并专门设立“社区参与协调员”加强政社互动；在社区层面，通过制定花园章程实现居民自治管理；

在资源保障方面，建立包括免费物资领取、合理会费收取和多元化筹资在内的可持续运营机制；在活动组织方面，定期举办博览会、开放花园大会、专业培训等多样化活动，形成“资源支持—能力建设—公众参与”的良性循环。这种融合制度保障、社区赋权和资源整合的治理模式，为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化解决方案。

3.1.2 新加坡锦簇社区计划推动下的社区花园建设

2005年，新加坡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Board）发起的“锦簇社区”（Community in Bloom, CIB）计划标志着其社区花园建设的正式启动。该计划采用多层级协作治理框架（表1）：在国家层面，国家公园局负责制定整体政策并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在地方治理层面，市镇理事会的园艺部门承担用地审批和资金支持等行政职能；在社区执行层面，居民委员会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包括组织建设

表1 典型社区花园的参与主体与治理模式分析
Tab. 1 Analysis of participants and governance patterns in typical community gardens

城市 City	参与主体 Main participant	治理模式 Governance pattern
纽约	政府(公园和娱乐部、环境保护局、环卫局)、社区委员会、社会组织(绿化合作伙伴)、社区居民	政府支持引导、社区参与自治、绿化合作伙伴支持的多层次管理模式,同时融合多种途径、多种形式的资源支持和花园活动
新加坡	政府(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市镇理事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	政府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居民自治机构审批园艺计划、协助建设;基层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传达信息、协助建设;社区居民参与建设和维护
上海	政府(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	政府提供政策引导;企业参与投资运营;社会组织推进实施;社区居民参与共建
深圳	政府(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设的园林处、深圳市绿色基金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或高校等)、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等)、社区居民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整合社会资源;社会组织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基层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参与部分建设和维护工作;社区居民参与建设和维护

活动、传递政策信息和技术支持等;而社区居民则作为主体参与力量,以首席园丁、花园成员和社区参与者等不同角色参与社区花园的具体建设和维护工作^[42]。GB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遵循三个核心原则:首先是机会平等原则,确保所有社区居民都能公平获取参与资源;其次是参与治理原则,通过技术培训和授予花园设计自主权等,鼓励更多居民参与;最后是成果共享原则,使参与者能够共同享受建设成果,未积极参与的社区居民也能从花园受益^[43]。这种“政府—社区”协作式管理机制,有效促进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为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社区花园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44]。

为确保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新加坡政府建立了系统化的长效维护机制。该机制采用三级保障体系:在基础层面,赋予社区充分的自主管理权,允许居民自主决定花园运营方式并享有产出收益,以此激发内生参与动力;在激励层面,设立专项财政补贴,通过“花园质量评比”和“优秀园丁表彰”等制度对表现突出的社区和个人给予物质与精神奖励;在保障层面,建立应急接管机制,

当社区面临人力或资金短缺时,由居民委员会和市政理事会启动临时接管程序,确保花园正常运转。

3.2 国内典型社区花园案例分析

3.2.1 “四叶草堂”参与式营造下的上海社区花园建设实践

上海社区花园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2014–2018年的试点探索期,以单点式花园向枢纽型花园转型为特征;2018–2020年的经验总结期,着重于方法论提炼与对外技术输出;2020年至今的网络化发展阶段,致力于构建系统性的社区花园网络体系^[37]。目前,上海市已在30个街道建成150余个社区花园,并编写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社区花园实践手册》。以刘悦来领衔的四叶草堂团队为核心的研究实践群体,积极探索社区花园建设和治理模式,形成可复制经验。上海社区花园建设也采用“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协同治理机制(表1):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供政策引导与资金技术支持,市场主体参与投资运营,专业社会组

织负责具体实施,在地社区团体与居民则作为主体参与共建^[45]。此外,上海社区花园突破了传统的空间更新范畴,通过整合都市农业、儿童自然教育、社区文化交流、疗愈康养等复合功能^[46],将社区花园转型为多维度的社会创新平台^[47]。在实践过程中,当前上海社区花园建设仍面临若干共性挑战:居民主体作用发挥不足、整体建设规模有限且区域分布不均衡、可利用空间多局限于小型地块等问题。

3.2.2 “共建社区花园”计划启动后的深圳社区花园建设

深圳市社区花园建设始于2017年“世界著名花城”战略下的“千园之城”计划,目前已建成包括龙城花园大厦社区花园、龙岗龙城公园社区共建花园在内的多个示范项目。深圳社区花园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路径,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网络:在政府层面,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处,以及深圳市城市管理局下属绿色基金会负责政策制定、用地审批与总体规划等;在社会组织层面,各类非政府组

织、高校研究机构及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包括规划设计咨询、能力建设培训及运营管理指导等服务；在社区基层组织层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业委会等参与场地协调、资源链接等工作；在社区居民层面，居民以个体或团队形式参与到社区花园的设计、建设、运行与维护的各个阶段^[41]。在实践过程中，深圳社区花园形成了居民自发、专业引导和政府主导等几种典型的模式^[48]，它们各具特色但也面临相应挑战。居民自发模式虽能体现社区主体性，但因缺乏政策保障和稳定资金支持，往往难以实现理想的空间品质；专业引导模式依托社会组织等专业力量推动，虽在统筹协调方面表现突出，但存在专业技术支持不足、居民与专业团队对接不畅等问题；政府主导模式虽具备资源整合优势，却容易因行政化倾向导致居民参与深度不足，影响项目的可持续性^[49]。

4 对未来社区花园建设的启示

本研究基于WoS和CNKI数据库的文献分析，揭示了社区花园的研究热点演进。社区花园已实现从单一功能空间向综合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范式转变，其功能体系涵盖生态服务、健康促进、自然教育等多重维度。实证分析表明，构建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协同、社区居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是确保社区花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从治理机制优化、多功能体系整合、科普教育深化以及共建共享机制完善等维度，提出了社区花园建设策略。

4.1 构建并优化基于多层次治理的社区花园可持续模式

社区花园的治理模式选择应当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社区特

征。“自上而下+社区协助”的混合治理模式在规划建设阶段由专业机构或政府部门主导，在运营阶段再逐步移交社区管理，这种模式可确保设计质量和资源整合效率，但可能削弱居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持续性^[50]。“自下而上+行政支持+专业支持”的模式是在居民自发组织基础上，获得政府土地和资金支持，以及社会组织等专业团队的支持，这种模式由社区民主决策，高度依赖社区成员的长期积极性，可持续性可能较差^[30]。在实践过程中，可采取以下策略进行多层次治理：一是建立制度化的政策保障体系，通过地方性法规明确用地选择、建设标准和管理规范；二是构建多级联动机制，将社区花园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同步解决城市绿地不足和社区空间活化问题；三是完善双向沟通渠道，基层政府应建立“政策传达—需求反馈”的闭环系统，在规划设计中嵌入居民参与环节，提升居民参与率和归属感；四是创新资金筹措方式，通过设立财政专项资金、鼓励居民自发捐赠、引入社会资本等多种渠道，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运营维护资金保障体系，确保社区花园的长期良性运转。

4.2 优化社区花园功能定位，完善标准化建设路径

基于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构建“核心功能+扩展功能”的差异化功能体系。其中，核心功能可包括基础种植区、公共交流空间和生态设施等，满足基本需求；扩展功能可结合社区人口结构特征和居民需求，灵活配置自然教育、文化展示、疗愈康养等特色模块。在具体实施层面，可根据花园规模实行分级配置：小型花园侧重基础种植和微型交流空间；中型花园增设教育展示区和

多功能活动场地；大型花园可发展专业疗愈花园、文化展廊等复合功能单元。

为保障建设质量和后期运营的可持续性，可由政府和专业机构牵头，编制《社区花园建设技术导则》《社区花园植物配置指南》《社区花园分级养护标准》等标准化文件。技术导则应明确功能分区、设施配置等技术要求；植物配置指南需推荐适生性强、维护成本低的乡土植物品种，并配套通俗易懂的养护说明。通过建立标准化技术体系，既可确保社区花园建设的规范性，又能降低居民参与门槛，促进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

4.3 营造特色社区花园景观，建立可持续养护机制

在景观营造方面，应深度挖掘地域文脉与社区特色，通过主题化设计提升空间辨识度与文化认同感。可结合社区历史记忆、地域植被特色和居民群体特征，打造具有主题特色的花园景观，如“可食地景”“昆虫花园”“雨水花园”等生态主题，或“绣球花境”“中药文化园”等植物主题。在设计中优先选用乡土植物，采用生态材料和低碳技术，实现生态功能、美学价值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在养护管理方面，构建“专业指导+社区自治”的协同机制。政府与专业机构负责制定分级养护标准、提供技术培训和定期指导；社区层面组建由居民、物业和志愿者构成的养护团队，实行分区责任制。同时，建立动态监测体系，定期开展植物健康评估、土壤检测和设施维护。可开发数字化管理平台，集成植物认养、任务调度、问题反馈等功能，形成“设计—建设—养护”全周期管理闭环，确保景观可持续性生态服务功能的长期稳定。

4.4 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提升居民参与程度与园艺水平

为提升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构建系统化的居民园艺能力提升体系：首先，通过社区调研发掘并培育兼具专业素养和组织能力的“社区花园领袖”，建立涵盖青少年实践小组、退休人员养护团队和在职人员周末工作坊的立体化志愿者网络；其次，开展常态化园艺技能培训，包括结合二十四节气举办植物认知工作坊、邀请专业园艺师开展种植技术指导、组织社区园艺经验交流会等多样化活动；最后，推动校社协同机制建设，与高校农林专业建立产学研合作，既为师生提供实践与研究平台，又借助高校资源开展科普教育，实现专业支持与社区需求的有效对接。

4.5 构建共建共享机制，激发社区内生动力

从参与可量化、成果可视化、价值可感知等方面，构建社区花园实施层面的共建共享机制，提升各年龄段居民的持续参与意愿，为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首先，实施任务认领制度，根据居民专长和兴趣将建设维护工作模块化分解，形成梯度化参与体系，使参与者既能获得成就感，又能拓展新技能。其次，构建多层次的成果共享平台：在物质层面可建立合适的“劳动付出—成果兑换”机制，实现参与者的即时回馈；在精神层面，可在小区公告栏或微信群发布参与程度较高的人员名单，激励市民参与社区花园共建；在教育层面，可与中小学合作开发“花园课程”，针对不同学段设计差异化教学内容，如对低年级学生可侧重植物认知、种植实践等感官体验式学习，对高年级学生可开展生态观察、艺术创作等项目式学习。通过这些方式，提升社区

花园的参与共享。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1] 唐伟超, 王黎俊, 史美纯, 等. 1990–2019 年我国城市风热环境的演变分析[J].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3(06): 657-67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联合课题组. 中国城市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1的进展评估[J]. 城市与环境研究, 2021(03): 36-55.

[3] 徐宁, 王璞, 张潇. 公园城市规划的综合性景观途径探索——城市建成区生态网络与公共空间耦合发展的数字化规划方法[J]. 城市规划, 2024, 48(12): 27-37.

[4] 赵薇, 段进, 邹闻婷. “公园城市”视角下的存量型城市设计方法——以青岛张村河片区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06): 12-18.

[5] 朱林, 孙佳宁, 常明.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社区花园热点与前沿研究[J]. 湖南包装, 2025, 40(02): 85-89.

[6] 侯晓蕾, 郭婧, 刘欣, 等. 北京花园城市的微花园社区更新网络治理途径探索——以景山和朝阳门花园社区为例[J]. 中国园林, 2025, 41(04): 16-22.

[7] 汪宏涛, 陈静. 城市自然课堂：社区花园的自然教育模式探究[J]. 园林, 2025, 42(03): 108-114.

[8] 陈蓉蓉, 金荷仙, 颜越. 近20年社区花园演进历程及热点趋势研究[J]. 风景园林, 2021, 28(11): 114-119.

[9] 陆建城, 顾宗倪, 沈洋. 国外社区花园健康效益研究综述与启示[J]. 林业经济, 2021, 43(07): 34-44.

[10] 储倩雅, 马建武. 非生产季社区花园的运营管理策略探究[J]. 现代园艺, 2025(07): 202-206.

[11] 陈捷. 上海社区花园营造中多元主体参与研究——以Y区W街道为例[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4.

[12] IRVINE S, JOHNSON L, PETERS K. Community Gardens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Planning: A Case-Study of the Alex Wilson Community Garden[J]. Local Environment, 1999, 4(01): 33-46.

[13] WARNER JR SB. To Dwell is to Garden: A History of Boston's Community Garden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9.

[14] KESHAVARZ N, BELL S, ZILANS A, et al. A History of Urban Gardens in Europe[M]// Urban Allotment Gardens i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8-32.

[15] GREIG H. "All Together and All Distinct": Public Sociability and Social Exclusivity in London's Pleasure Gardens, Ca. 1740–1800[J].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012, 51(01): 50-75.

[16] ACTON L. The War of the Vegetabl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glish Allotment Movement[C]// Vegetables: Proceedings of the Oxford Symposium on Food and Cooking. Oxford Symposium, 2009: 26.

[17] BIRKY J. The Modern Community Garden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Roots, Its Current Condition and Its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D]. Tampa Bay: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2009.

[18] GLENNIE C. Cultivating Place: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eattle's P-Patch Community Gardens[J]. City & Community, 2020, 19(03): 726-746.

[19] BIRKY J, STROM E. Urban Perennials: How Diversification Has Created a Sustainable Community Garden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Urban Geography, 2013, 34(08): 1193-1216.

[20] 陈静, 纪丹雯, 王卓霖, 等. 中德社区花园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比较研究——以上海杨浦区 and 德国埃森市为实证[J]. 华中建筑, 2023, 41(02): 130-135.

[21] LAWSON L J. Garden for Victory! The American Victory Garden Campaign of World War II[M]// Greening in the Red Zone.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3: 181-195.

[22] LAWSON L. The Planner in the Garden: A Historical View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Community Gardens[J]. 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 2004, 3(02): 151-176.

[23] PUDUP M B. It Takes a Garden: Cultivating Citizen-subjects in Organized Garden Projects[J]. Geoforum, 2008, 39(03): 1228-1240.

[24] 刘佳燕, 程洁心, 郑巧依, 等. 健康城市导向下的社区花园网络营造——北京清河街道的实践[J]. 上海城市规划, 2023, 3(03): 29-37.

[25] ARMSTRONG D. A Survey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Upstate New York: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J]. Health & Place, 2000, 6: 319-327.

[26] GREGIS A, GHISALBERTI C, SCIASCIA S, et al. Community Garden Initiatives Address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nfodemiology Aspects, Outcomes, and Target Popul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04): 1943.

[27] KINGSLEY J, FOENANDER E, BAILEY A. "You Feel Like You're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Exploring Motivations for Community Garden Participation in Melbourne, Australia[J]. BMC Public Health, 2019, 19: 745.

[28] LARSON J 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ty Garden System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 States and Their Role in Creati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J]. *Arboricultural Journal*, 2006, 29(02): 121-141.
- [29] SONG S, LIM M S, RICHARDS D R, et al. Utilization of the Food Provisioning Service of Urban Community Gardens: Current Status, Contributors and Their Social Acceptance in Singapore[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2, 76: 103368.
- [30] GUITART D, PICKERING C, BYRNE J. Past Resul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Urban Community Gardens Research[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2, 11(04): 364-373.
- [31] FIRTH C, MAYE D, PEARSON D. Developing “Community” in Community Gardens[J]. *Local Environment*, 2011, 16(06): 555-568.
- [32] OHMER M L, MEADOWCROFT P, FREED K, et al. Community Garde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dividual, Social and Community Benefits of a Community Conservation Program[J].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2009, 17(04): 377-399.
- [33] EGLI V, OLIVER M, TAUTOLO E S.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l of Community Garden Benefits to Wellbeing[J]. *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 2016, 3: 348-352.
- [34] ZHENG J, LYU Y T. An Experience Inspired by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New York City[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22, 13(02): 299-311.
- [35] 刘悦来, 崔灵楠, 谢宛芸, 等. 城市微更新背景下社区治理研究进展及实践模式探索[J]. *中国园林*, 2024, 40(03): 6-14.
- [36] 刘悦来, 崔灵楠, 王奕辰. 社会网络视角下新时期社区微更新实践研究——以上海社区花园为例[J]. *装饰*, 2023(11): 21-27.
- [37] 刘悦来, 尹科雯, 孙哲, 等. 共治的景观——上海社区花园公共空间更新与社会治理融合实验[J]. *建筑学报*, 2022(03): 12-19.
- [38] 魏梦楠, 李雪萍, 陈茜. 基于CiteSpace的社区公园研究现状分析与建设展望[J]. *乡村科技*, 2025(08): 110-115.
- [39] ZHANG Y J, SMITH J P, TONG D Q, et al. Optimizing the Co-benefits of Food Desert and Urban Heat Mitigation Through Community Garden Planning[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2, 226: 104488.
- [40] SMITH C M, KURTZ H E. Community Gardens and Politics of Scale in New York City[J]. *Geographical Review*, 2003, 93(02): 193-212.
- [41] 郑婕, 吕雅婷, 张玉坤, 等. 面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深圳市社区花园建设机制研究[J]. *建筑创作*, 2021(01): 164-173.
- [42] 张天洁, 岳阳. 协作与包容——新加坡锦簇社区计划解析[J]. *风景园林*, 2019, 26(06): 29-34.
- [43] TAN L H H, NEO H. “Community in Bloom”: Local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Urban Singapore[J]. *Local Environment*, 2009, 14(06): 529-539.
- [44] MONTEFRIO M J F, LEE X R, LIM E. Aesthetic Politics and Community Gardens in Singapore[J]. *Urban Geography*, 2021, 42(10): 1459-1479.
- [45] 齐玉丽, 刘悦来. 在地自主 多元融合: 上海社区花园公共艺术实践参与机制探索[J]. *装饰*, 2021(11): 45-49.
- [46] 刘悦来, 周安铎. 从自然疗愈到社会修复——公共健康视角下社区花园的疗愈价值探索[J]. *风景园林*, 2024, 31(05): 103-115.
- [47] 刘悦来, 寇怀云. 上海社区花园参与式空间微更新微治理策略探索[J]. *中国园林*, 2019, 35(12): 5-11.
- [48] 史鸿基, 邵志芳. 公众参与的深圳共建花园实践探索[J]. *现代园艺*, 2023(15): 141-144.
- [49] 郑雨, 李婕.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深圳市社区共建花园发展策略[J]. *广东园林*, 2024, 46(02): 22-27.
- [50] FOX-KÄMPER R, WESENER A, MÜNDERLEIN D, et al. Urban Community Gardens: An Evaluation of Governance Approaches and Related Enablers and Barrier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8, 170: 59-68.